

# 江上行

艾蕪著

新羣出版社印行



江  
土  
行

艾蕪著

總  
經  
售

新  
羣  
出  
版  
社

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
1943・11月初版(滬)  
1946・1月再版(申)  
1947・10月三版(申)

- 版權所有 •
- 不准翻印 •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一天。揚子江下游的鎮江，天氣很好，空中沒多少白雲，看來幾乎全是蔚藍的。街道經過昨夜幾陣雨，無論車行人走，都不會有灰塵飛揚起來。屋瓦牆壁以及只露梢頭的綠葉樹木，完全像洗過一般的淨潔。整個城市尙沒受到轟炸，一切顯得安靜與和平。到處又抹上晴美的陽光，流動着清新的氣息，使人感到鬆爽暖，而又愉快。

走在尾後的高越之，一個面皮白淨，帶着近視眼鏡的青年，身着灰呢西裝，飄着黑色領帶，神情瀟灑，左顧右盼地緩緩拉着足步，帶着欣賞樣子，說：

「要不是怕日本鬼子的飛機，真想在這裏多玩幾天。先前經過的時候，在火車上看見，總想下來耍耍。現在只留這麼幾點鐘就走，真是有些捨不得！」

高越之掉回尖瘦的臉子，睜大細小的眼睛，不高興地接嘴道：「這裏有什麼玩頭！

金山焦山，送我錢看，我都不去。只是你們把我從床上拖起就走，倒實在有些難過。在我喃，就是天上下刀嘛，也要息他個一夜叭。你想，從上海來，這三天日子真夠受了！」

他是最年青的一個，只二十三四光景，穿件半新的黑綢棉袍。領口的鈕扣是敞開的。督率着挑夫打頭前走的鄭其偉，一面叫挑夫「快點走！」一面譏諷地笑道：「真是難得，真是難得！如今國難期中，一個遊興大發，一個睡夢正濃！」他人矮矮的，身子環厚結實。穿件舊的黑呢噉西裝，沒有打領結，只馬馬虎虎圍上一條黃色圍巾。足下踏着一雙破皮鞋。臉子粗燥微黑，長着短髭的嘴巴，閉得緊緊的，顯出堅決嚴厲的神情。陳克明狡狴地一笑：「哈，話又給他聽去了！……我們以後講話小聲點！」

其實他自己一向倒是恁意講談，毫沒管到別人的譏諷和批評的。這回不過是說說笑罷了。高越之沒有回答，只是心裏有些慚愧，彷彿一個很守規矩的孩子，突因一時的疏忽，一下又給大人抓着錯誤一般。於是他就直向前走，不再東張西望的了，這並不是他怕人再說譏諷話，而是一種不愉快的心情，使他沒有觀玩的興趣了。

他們一行四人，率着挑夫直向江邊碼頭走去。其中還有一位叫徐鏡南的，不講什麼話，只是埋着長髮的頭尾在鄭其偉後面走，臉色十分蒼白，憂鬱而且悲哀，好像連他們

的談話，也沒聽見一般。他穿着嶄新的青色西裝，黑亮的皮鞋，這在別人應該現得氣宇軒昂，神情瀟灑，而他却反轉襯托出了顯著的頹喪與落漠。

這是幾個被戰爭逼走的年青人，嘗了三天火車逃難的辛苦，才於昨天晚上安全地到了鎮江。他們中有的人像鄭其偉、徐鏡南早已離開學校，在上海的亭子間內，住了年把兩年。有的人像高越之、陳克明剛大學畢了業，正要把足插進社會去。籍貫都是屬於長江上游一個小縣份的，而且又是中學時代的先後同學。在上海常常會見，混得非常之熟。現在則和許多住在上海的外省人一樣，約着一齊退到後方去。

怡和公司的輪船瑞和號，是停泊在江中的。他們登上之後，陳克明便首先弄好床鋪，舒舒服服的躺了上去，一面說道：「就是炸彈落在頭上，我都不想爬起來了。」徐鏡南也躺了一會，接着又爬起來坐，神情很是不安。高越之整理好自己的箱子，又拿手中擦一擦眼鏡戴上，看看徐鏡南道：「走，我們出去玩玩！」徐鏡南沒有說話，只是現出無可如何的神氣，跟了出去。

渾濁淡黃色的江水，緩緩地流着，直對陽光照耀的一面，便閃動起點點的金波。幾麼時天空又現出了三五朵白雲，映在江上的時候，水面就有幾搭地方變成美麗的藍色，彷彿仙人丟下的綢衣綢帕漂浮在水上一樣。高越之掠着江風吹亂了的頭髮，禁不住讚美

起來：「你看，真好看呵！真好看呵！」徐鏡南却默默地靠在船欄邊上，沒精打睬地。高越之見他這樣提不起興趣，也覺得有些黯然起來，他很想勸他一陣，又怕因此更揭起了他的傷痕，便只好仍然隨便望望。

遠處岸上的樹木已在秋風的吹拂中，凋零了，現出憔悴的黃色，只那梵宇隱現的山巒，因為林立着常青的松柏，到還是鬱鬱蒼蒼的。高越之吟詠似的，邊看邊嘆息道：「到底已是秋天了！」接着，便繞過船尾到那邊走廊去。看見鄭其偉把拿書的手，反放在背後，一個人站在船欄邊上，呆呆地瞧着遠處的江面，高越之他們走在他的側邊。他也彷彿沒有看出。高越之便跟着他的視線看去，天水相接的地方，有幾隻茶褐色的風帆，正一字兒排着，慢慢地馳走，起初還看不出，到底是來還是去，等一會兒，風帆漸漸放大，才明白他們是向這面馳來的。其間還不時有點點的水鳥，飛了起來又落了下去。彷彿是帆船經過，把牠們驚起來的一般。

鄭其偉忽然舉起手來搔一搔頭，接着就把書捧着看起來。高越之便讚美道：「你這裏來看書，真是找到理想的地方了，空氣既新鮮，風景又美麗……看一會兒書，又看一會兒景緻……」

鄭其偉詫異地說道：「看景緻？什麼景緻？」輕蔑地往江面看了一眼，便把目光傾

注在書上去了。

高越之挨攆去看看他的書，內容原是講遊擊戰爭的，便驚異地說道：「怎麼？當真就研究起來了麼？」

鄭其偉把眼睛從書上抬起來，說道：「難道只是唱唱高調嗎？」說的時候，臉上毫無笑容。

高越之啞了一陣，隨即搭訕道：

「你今天看得完麼，我倒要仔細看看。」

「你又何必看這些呢？」鄭其偉拿手指敲敲書面，諷刺地笑着說道：「這裏可沒有光，沒有花，沒有愛哪！」

高越之馬上變了臉色，惱怒地說道：「難道處到了這樣的時代，我還會是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嗎？」

鄭其偉繼續說道：「自然，你不是的，我一路都看得清清楚楚！」跟着縱聲笑了起來。

高越之立即紅了臉，愠怒地說道：「誰又能像你一樣，鐵板板的過日子呢？」隨即掉轉身子向江面望去。

他們兩人談論的時候，徐鏡南並沒參加一句，也沒有下細聽，只是現出惆悵的樣子，茫然望着江岸上的遠山，一面則尖起手指在欄杆上胡亂地劃。鄭其偉偶然瞟他一眼，見他眼睛角上凝積了一點淚水，便不滿地搖一下頭，他覺得經過淞江車站的時候流淚，是十分應該的，而在此地還在傷感，却未免太病態太缺少男子氣了。

## 二

半下午的時候船開行了，旅客都走出艙房來看，就連睡着的陳克明，也翻身起來瞧瞧，他看着漸漸後退的城市，忽然叫道：「糟糕，連路菜都忘記買了！」接着就去找鄭其偉和高越之他們。

高越之站在船尾上，手裏拿着一份報紙，這是剛才向上船來的報販買的。他見報上載我軍移到新陣地，知道消息不妙，因而聯想到不久以前，某將軍發表的且戰且敗，且敗且戰的言論，以及政府要人主張焦土抗戰的政策，不禁有些闐然起來，看着隱隱後退的山巒和奔向天際的大江，嘴上不知不覺地吟起李後主的詞來：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……」陳克明走來，肩膀上就給他重重地一拍。「哈，又在做什麼詩了，唉，我請問你囉，今晚吃白飯怎麼辦？」



高越之抵塞他道：「沒有買着，那又有什麼要緊！船上的茶房不是在賣東西？」

陳克明責備道：「嗨！你才只曉得做詩喃！船上賣的東西，你去買嘛，他不貴你——兩倍！」

高越之慍惱起來，眼睛望到江上去，冷冷說道：「貴一點又有什麼要緊？」

陳克明諷刺地說道：「貴自然沒多大關係，反正你老兄是個財主佬，有的是錢，怕個啥？不過睜起眼睛看人家敲竹竿，我可受不了喃，像這次買鋪位，就給他敲去一筆，好不令人生氣！」

高越之厭煩地說道：「你到底敲去多少錢？不要這樣吵吵嚷嚷的，我貼給你吧！」因爲陳克明這次買車票船票都是高越之出的錢，所以說反話來責備他。

「好得很！好得很！我正要找一位大慈善家！」一面打着哈哈，笑走了。

鎮江那城市以及兩岸蒼綠的淺山都看不見了。挨近船走的一邊江岸，不斷地顯示出蘆葦叢生的泥灘來。白了頭的一片蘆花，正在秋風中一拜一拜地起伏着。高越之看一會風景，又看一會報，使他的心十分擾亂。因爲兇惡的戰爭，跟靜美的和平，究竟是不能並存的！

這次船上旅客並不擁擠，一則由於戰事發生業經三個月頭，一般急於逃難的，已逃得差不多了，二則因為由滬到鎮江的鐵路，已比先前危險，白天自然不敢開車，就是晚間，也要落雨，才能說上安全。這時多數逃難的，大都改由海道，經過香港，再搭粵漢鐵路的火車。或者從滬杭路、浙贛路轉到九江來搭輪船了。不過，在第二天早上，到南京的時候，却又上來一大批人，其中有個穿黃軍服的，却立刻就給陳克明拉着手喊道：「碰得好！碰得好！快來救濟我們這批難民！」一面就隨便伸手指一下他的三個朋友，一面便把茶房提進來安頓的網籃抓着，「待我來檢查看。」

那穿黃軍服的似乎並不認得鄭其偉和徐鏡南，只是有禮貌的看一眼之後，就同迎面走來的高越之拉手，攀談起來，提到他此次去到南昌招兵的職務，便特別講得慎重，講得高聲。

他和陳克明、高越之都是中學時候的同班同學，到外面的時候，彼此也常常通信。高越之便稱讚道：「你們現在幹得差事，就真有意義了……要不要？連我也招去吧！」

不待對方的回答，便又連忙說道：「噫，待我介紹你一位同道吧！這是鄭其偉，這是錢鎮邦……都是同鄉，又是先後同學，他正熱心研究打仗的事情哩。你們到很可以談談。」

待要介紹徐鏡南的時候，陳克明突然拿着兩隻南京板鴨和一包廣東香腸闖過來，大聲叫道：「查出違禁物了！查出違禁物了！」

錢鎮邦拍他一下肩膀：「你還是這樣！才十二歲的小孩子嘛。」

陳克明對他眼睛一翻，故意做眉做眼地說道：「你以為你做了軍官，這些人就怕了你麼？」

鄭其偉向錢鎮邦笑着說道：「他哪里是小孩？他是我們這裏鼎鼎有名的腳色哪。沒有他的話……」

高越之接着笑道：「那花鼻子這一脚就缺人了。」

陳克明向衆人橫了一眼，更加裝模做樣地說道：「你們都在圍攻我麼？好，等一會。」

一指食物，「這個可不會見者有份哪。」

錢鎮邦現着客氣的神情，問鄭其偉道：「你老兄在哪個部隊裏服過務？」

陳克明不待鄭其偉回答，就搶着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樣蠢？這還有什麼問頭？看他神氣嘛，不是軍長也該是師長吔。」

鄭其偉笑着罵他道：「你少吹些牛吧！」

高越之老老實實地解釋道：「他沒有服過務，他只是一天到晚都在研究打仗，目前還要去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看見其偉遞一下眼色，便會意地改過話頭，「目前就要到軍隊裏做事哩，真是一個說幹就幹的傢伙。」

錢鎮邦做出一臉佩服的樣子在聽，還未聽完，忽然見陳克明在吩咐茶房去蒸板鴨和香腸，便趕忙去阻止道：「那不行，那我要送朋友的！」一面趕忙去翻網籃。

陳克明笑着回答道：「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。」

鄭其偉悄聲問高越之道：「這人頭腦怎麼樣？」

「無所謂！不過同我們感情還很好！」鄭其偉便低聲冷笑道：「哼，感情！」

錢鎮邦從網籃里面取出兩個罐頭來，遞給陳克明道：「喏，這送你吧！拿來！不要開玩笑！那是南昌朋友來信要的。」

陳克明立刻接着，做出小商人那種精明樣子說道：「不怕，待我選擇一下！……還好，只要不是那討厭的筍子罐頭。」交出原先的食物，但又立即取一點香腸，邊取邊說道：「這東西，非揩點油不可！你就拔出手槍來，我都不怕！」

錢鎮邦現出無可奈何的神情說道：「你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囉！」

陳克明板起面孔說道：「你默倒你這兩個罐頭值錢些麼？誰希罕你的，你去問問老高吧，看我們是不是在上海天天吃咖哩雞、咖哩牛肉。」

錢鎮邦一面將茶房替他安頓的箱子網籃，另外收拾一下，一面笑着說道：「你們這些少爺嘛，當然闊氣囉。」

高越之接着嘴笑道：「你聽他講鬼話，——打腫臉充胖子！」

陳克明裝做說私話似的像小聲又不小聲向高越之說道：「你好蠢囉！……看嘛，這一來，他就防備的緊了。……我還打算打他別的念頭呢？」

高越之笑着說道：「喏，老錢你聽見沒有？提妨你的東西哪！」

錢鎮邦笑道：「他就是來搶我都不怕！我還怕他偷嗎？」

#### 四

這時鄭其偉不大參加他們的笑談，只躺在床上看他的書。徐鏡南也早悄悄溜出艙去，靠在船欄邊上開望。江面正漾着大霧，東邊昇起的太陽，現出無光的紅色。兩岸的城市山邱，都隱藏着了。只不遠處的江流，還顯示着奔流的姿態，並在船週圍，作出激

蕩的聲音。徐鏡南聽見旁邊有兩個人在推測，日本飛機會不會來？一個人回答道：「哪裏會來？你曉得，一向飛機失事，多半都在落雨下霧的時候。」另一個接着說，「那照這樣說來，我真想一天到晚都起霧，全中國沒一個地方沒一個角落沒有霧！叫他日本鬼子的飛機，通飛進地獄裏去！」徐鏡南在平時也會心裏暗暗批評幾句，說這全是苟安的中國人心理，此刻却完全不關心了，彷彿左邊耳朵鑽進去，又從右邊的耳朵鑽出來一樣，只看着當前的景色，漸漸陷進悲傷的回憶中。

前年，也約莫這個時候，他和他新婚的夫人，遊了鎮江之後，便搭火車來南京。有天早上，曾一同到浦口去玩，那時正是這般的江上大霧，這般的霧里紅日，兩個人依着船欄觀看，心胸是何等的感到清新，何等的感到欣愉！料不到如今重來的時候，正如昨天在船上觀看鎮江一樣，江山依舊，風物無殊，只少了依在身邊的愛侶，一時分手，都難忍受，那堪長眠地下，永無法子再見了呢？

「米士特徐，你到漢口去麼？你幾時離開上海的。」徐鏡南掉過潤濕的眼睛來看，見是密斯羅、密斯趙兩人站在面前，他還沒有來得及答話，她們又急忙在問：「密斯岑呢？」徐鏡南原是眼角上凝着淚水的，現在便立刻冒出來了，半響才哽噎地說道：

「她……唔，遭了難了！」

兩位女士起先驚疑地看着他的，跟着也呵呀地叫了一聲，流淚起來，摸出白綢手巾，連連地揩着眼淚。羅女士首先揩乾了的眼睛，看見別的旅客在詫異她們，便叫徐鏡南到她倆的房艙里去坐。這是過道旁邊的小房間，剛合她兩個人住。從圓圓的窗上看上去，漸漸散去的霧中，山巒、城廓、已在隱隱約約地現出來了。

羅女士從網籃裏拿出橘子柑香蕉來請徐鏡南吃，一面抑止着悲哀，問道：「明秀，是在上海哪裏遭的難呢？租界裏一向不是很安全麼？」徐鏡南拿着橘子柑有意無意地剝着皮子，眼睛雖然潤濕，但已不流淚了，等到聽見這般問訊，又流起淚來：

「要是一直……在上海倒好……她在……淞江車站上……遭了難的！」

羅女士詫異地問道：「淞江車站？那不是離火線很遠了嗎？」

「那是日本飛機炸的。……只剩一隻……帶戒指的手……全身都……」

徐鏡南話講不出來了，眼流却洶湧地迸發，手指顫慄，橘子柑落在地板上。羅女士也掉了幾顆眼淚，拿手絹拭了之後，便連忙向徐鏡南安慰幾句。至於趙女士則一直眼淚揩不乾，聽到徐鏡南最後這幾句話，差不多要嚎啕大哭起來。

羅女士看看這兩人的悲哀樣子，也不敢再問慘死的詳細情形，只拿別的話去岔開。後來講到同行的人，是哪三個人的時候，趙女士便微微紅了臉，且略有些生氣的樣子。

羅女士看她一眼，然後問道：「那個姓鄭的，他如今要到哪裏去？」

徐鏡南不好直接說得，只敷衍道：「大概就只到漢口吧！」

羅女士的神氣，像早已知道那麼似的，就冷冷地說道：「漢口！」同時語氣中還含有一點輕蔑的意味。這時船開行了。軋軋地震動着，徐鏡南便告辭出來，到統艙走去。

## 五

鄭其偉一見徐鏡南進來，便說陳克明道：「喂，你看，我說的話怎麼樣？難道是魂回來了？」陳克明並不回答鄭其偉的話，只掉過身來一把抓着徐鏡南罵道：

「哈，好傢伙！你躲到哪裏去了？這樣開玩笑是不行的呀！你不曉得，你把人家老高真急死了！……嚇，現在他還在螞蟻子爬熱鍋哩！」

鄭其偉冷冷說道：「活該！……太感情用事了！……鏡南這樣的人我們還不曉得嗎？」徐鏡南帶着抱歉的神情，說道：「我是想不到碰見密斯羅輝她們，就在房艙那邊坐了好一會。」

「好傢伙，更該打！你原來同密斯們鬼混哪！」陳克明說了這句威嚇話，便又問



道：「她剛從南京上船的麼？另外還有哪幾個密斯？」

徐鏡南看了一下鄭其偉說道：「就是一位姓趙的。」

「姓趙的？那一定是趙德嫻。我敢打賭！」陳克明大叫起來，一面笑着看鄭其偉，竟使旁邊鋪位上睡的客人，也驚異地掉過臉來。

鄭其偉板起面孔說他道：「大驚小怪的，發瘋了！」

陳克明譏誚道：「呵，這下子又這麼冷靜了，真裝得像！」

「你小孩子家懂得什麼？」鄭其偉原是坐在高鋪上的，這下便躺了下去，取起枕頭上的書來，只是看他的。

陳克明回頭來看，徐鏡南已經走出統艙去了，錢鎮邦的鋪上也是空的，他便朝艙外走去，一個茶房迎面走來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陳先生，今天下午到蕪湖就有螃蟹賣了。那是頂有名的！」

陳克明做出認真的神情囑咐道：「那好的，你替我多買點，可不要忘記哪！」實際上他身上連一文錢都沒有了，但這在他彷彿毫無關係似的。走到艙房外面的走廊上，江面霧已散去，風括得很大，把人簡直冷得有些發抖，依欄觀玩風景的客人，已沒有了。只高越之和徐鏡南兩人還立在那里談話。